

李 璜 著

歷史學與社會學

東南書店印行

1928

民國十七年九月付印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一——一〇〇〇本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

每冊實價四角

著者 李 璜

發行者 東南書店

印刷者 東南書店

總批發行 東南書店

上海赫德路口九十號

總代售處 啓智書局

海四馬路中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坊

序

這本小書是集合我在武昌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時，爲歷史系學生講演的幾篇稿子而成。我所以把這幾篇稿子，增改了一些，彙在這里重行發表，因爲我覺得他可以爲國中大學或高級中學生，有意研究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指出一個下手研究的門徑。

這可算是一個好現象，國中學術界對於歷史的研究，在最近兩年來還比較的發達，并且漸漸能用科學的眼光，來辨別和歸納。不過這點生機要好好的保護着他：第一要使學者不爲「好得結論」的普通惰性所誤，而能忍耐去做有方法的尋求；其次要使他不能爲哲學學派的主觀見解所囿，而能在寬大的眼光下，細密的頭腦中，爲中國史學界開未有的廣博的疆土。

我覺得在本書幾篇文字裏，對於上面這兩點的注意上，或者能夠作個人一個

初步的貢獻，以後的貢獻是在繼續的努力當中。

民國十七年十月，李璡，上海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目錄

序

一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

二 歷史學方法概論

三 歐洲文化史導言

四 歷史教學法旨趣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

一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

現在一個研究歷史的學生，特別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學生，要想不受古人之欺，而又能得個歷史事變的統整觀念，便該當注意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這差不多是成了一般的定論，而無庸疑義；因此大學歷史系的課程裏，都有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統計學，宗教學，以至社會學等等科目。但是科目是這樣多，學生學習的時候也好像很忙亂：上了這課，復上那課，並且在課餘還要聽先生的指導，去作歷史考訂的工夫。我們歷史系的學生是多麼的勤苦咧！不過經我考察一下，勤苦固然可嘉，但一開始便有了兩個缺點，可以使這種勤苦終於無用：（一）開始學習，對於歷史學的性质及其方法的步驟，莫有一個明確的概念，而一味隨着先生從事考訂，結果一知半解，自鳴得意。從前大半研究歷史的人

，一開始便只知去記誦年月和事變，而不知考訂真偽，易爲古人所欺，固無是處；而今日大半研究歷史的人，一開始便只知考訂，社會科學的知識尙缺乏，歷史學的概念不清，不是勇於疑古太過，便是輕於批判與改訂，這樣一知半解做下去，亦無是處。(二)開始學習，社會科學固分別的在從事研究，但學校大半的社會科學既不是專爲歷史系的學生而設，而教者又各偏重於其所專精，使我們學歷史的學生分別的聽了許多課，而對於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他們倆在學術史上的親家關係究竟如何，彼此相互爲用的效果究在何處，還是沒有一個相當了解，當然在他向前研究起來的時候，各種知識還是分立着，而不能打成一片；因此對於歷史的統整觀念還是不會清楚，而觀察的方面也終於有限。

爲補救這兩個缺點起見，我覺得我們歷史系的學生，一開始研究，便該當問問：歷史學是什麼？社會科學又是怎樣？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又在那里？我便試在這篇來回答這三個問題，或者可以使聽者能有一個相當概念；不過我們研

究歷史的人，最重事實的敘述，而忌學派的眼光，所以我在這里來譚歷史學的性質和他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大半都是根於學術史上的事實，而不加以學派意見。

歷史學(*Etudes historiques* 或 *Science historique* 或簡稱 *histoire*) 這個字本來在他的研究經過上有兩種各別的意思：一種可以說是偏于哲學研究，就是專去尋求歷史事情的意義和他的解釋，以爲後來人行事的鑑戒。一種可以說是偏於科學研究，只限於用科學的方法去盡判別史事，整理史事，綜合史事的能事。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 也曾這樣分歷史學的工作爲抽象的與具體的兩種研究：具體的研究其目的在有統系的敘述一人或一時的歷史事情，其要求在明確而有條理。抽象的研究其目的在尋求治亂之源，進化之軌，其要求在能給出一個史事因果關係而爲後人取法(見實證哲學講義卷四第二二五頁)。因爲兩種研究的目的與要求的不同，而所用的方法也就不同了。如果目的在有統系的敘述，爲力求明確起見，則從考察史蹟下手，巨細不遺，窮源究尾，或用編年，或用傳

記，明確而已，不問其他。如果目的在尋求史事因果，換言之，在求人類行為之牽連關係，則其方法與前大別。要求看見其牽連關係的全體，該當先得着一個人類進化的大概觀念，明白言之，就是先在最重要的進化事件上定出一個方向與層次，然後再從史事觀察上去分別年代與地域（見前書卷四第三六六頁）。據着孔德這個看法，我們把歷史學分爲哲學的研究與科學的研究或者不算得太牽強。因爲這種歷史抽象研究所用的方法恰是哲學的方法，而具體研究所用的恰是科學的方法。並且這也不只是孔德一人的私言，從來歷史學家研究的趨向本來可以分出這兩種。不過有時有一人而兼兩種之長，有時就是注重具體研究，——明確敘述的人，而也難免主觀之見，下一些哲學的論調罷了。

最先抱完全科學態度的歷史學家，要算是法國史學家費斯特德古朗日（*Ernest de Coulanges* 1830-1889）。他的信條是：「只去尋求」。他曾說：「我不立成見，不作假設，不但不取哲學的假設，就是科學的假設也不取」。古氏以後，去年尚

作巴黎大學歷史學教授的查理塞尼博斯 (Ch. Seignobos) 便把他的經驗和科學方法，精心的著了一本歷史學初步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書中詳述歷史學的科學方法。這本書在近今史學界的影響極大。從此，幾乎是用科學方法的歷史研究要把歷史學這個字專占了去了。不過歷史學究竟能否照着他們那樣應用科學方法的結果成爲一種科學，在近今學術界上還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知道在科學史上，科學這個字的定義是一天比一天狹窄的。在上古希臘時代，科學這個字的意義寬泛得差不多是一切學術都可以叫科學。我們看亞里士多德 (Aristote 384-322 v. j. c.) 等人的科學分類便知道。近代培根 (Bacon 1561-1623) 以人爲主，把學問分作三類：(一)是用記憶力的便是歷史，(二)是用想像的便是詩歌，(三)是用理智力的便是哲學。照培根的分法，歷史便算是記憶的科學。孔德的分類與培根不同；他認六種學問爲基本科學，而這六種不是並列，而是有先後關係的。從數學到天文，從天文到物理，從物理到化學，從化學到生物學，從生物學到

社會學。照孔德的分類，歷史學便放在社會學裏去了。因為孔德認社會學爲人類社會一切行爲的研究，而歷史學也當然就包含在這個研究內了。不過我們平常習用的科學分類，既不照培根，也不照孔德。一些科學家哲學家習慣把科學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數學，第二類是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第三類是精神科學（*Sciences morales*）。精神科學大半是研究人的社會行爲的，故或又稱社會科學。歷史學便放在精神科學或社會科學的裏面。但是精神科學能否認爲與自然科學有一樣的價值，近今學術界很是聚訟紛紛。因為自然科學既多進步爲實驗的科學，解釋的科學，而有定律可尋，科學的定義，也就隨之狹小起來。人類行爲既不能放在實驗室裏去實驗，而所謂社會與文化的公律又尙待尋求，因此研究自然科學的人頗有意將所謂精神科學屏之門外。而研究精神科學或社會科學的也天天在那里努力務求進於嚴格科學之域。歷史學家也當然在那里幫忙。不過歷史學無論如何能盡正確的能事，至多只能與生物學史相頡頏，算一種敘述的科學（*Science descriptive*）。

罷了。生物學已由實驗的方法進到解釋的科學(Science explicative)，而歷史學不過纔開始努力於正確的敘述。——從前史[Histoire]一字本並包一切生物與人類的，後來生物學進了步，在學術界上纔把「史」字專給與人類了。——在現在我們固不願照一班自然科學家或哲學家去認定社會進化的公律是終不能尋着，但我們也不勉強說歷史學已與自然科學有同等的價值了。我們一方面要珍重歷史的科學化，——珍重歷史學家用科學家的嚴密方法去整理敘述，一方面也不要太奢望他勉強他，立時成為狹義上所有名符其實的科學。我們希望的是用這種歷史的科學方法，去到一切社會科學上使社會科學的理論不落空想，而能正正確確的尋出人類各種生活進化的路子，在社會變化的原因和性質上抽出一些結論來。那嗎，歷史科學也自然隨之進步了。

但是所謂歷史的科學方法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照塞尼博斯所下的定義，歷史學方法乃是一種構造歷史的方法，他的作用是先要科學的去考訂歷史事蹟，次

要排列歷史事蹟，成爲一種科學的統系(La méthode historique est la méthode employée pour constituer l'histoire: elle sert à déterminer scientifiquement les faits historiques, puis à les grouper en un système scientifique)不過這個歷史學的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其他科學方法的性質有不同之點。因爲歷史學這個科學就是我方纔所說至多不過可以當作一種敘述的科學。他不能用直接經驗的方法，只能用間接推理的方法。——一件歷史的大事情，如法國大革命時首先攻打王家私獄巴斯底(Bastille)。當時攻打的人一個也不在了。所攻打的那個監獄堡壘也不在了。所謂「欲問其事而故老盡矣！」歷史學家所處的境界大概是這樣，他靠甚麼去知道這件事情的眞象呢？可巧大凡一件歷史的大事情往往留下一些痕跡。這種遺蹟的種數甚多(以後專譚歷史學方法的時候再一一分別說明)，或是當時親眼看見這件大事的人留了一些記載，或是當時建立而至今存在的碑銘之類。這些遺留的東西便叫作史蹟(Document)。歷史學方法便是用來考察這些史蹟，以便達到

往事定成信讞的目的。不過就靠這一點往事遺留的痕跡，一直用推理的方式（這個推理的方式很繁專譚歷史學方法論時再講），這個科學方法當然不及物理化學各科所用的。因為這一些科學的對象都能直接的去觀察，去經驗，而已過的歷史事情不能再使他復現出來，備我們的考驗。物理化學生物所研究的如一塊石頭，一種動物，隨時都可以遇着相同的；而任何歷史事情在古往今來所發生的絕不會有一件是與我們親眼所見相同的，所以沒有法子，只好用間接推理的方法，去在遺蹟上面用工夫。並且在歷史學上不但這種豎的時間性限制了我們不能用直接觀察的方法，而橫的空間性也往往限制了我們去觀察一種事件的全體。譬如我們要知道一個地方各種職業的狀況或某種出產的情形，每一個觀察者往往只能觀其一小部份。我們既不能一人獨見其全部則勢不能不取別的許多一部份觀察者的記載，彙集起來，以求其全。而這種研究別人的記載，又算是間接的了。因此所以不但對於往事的研究要用這個間接的歷史學方法，就是研究同時的事情如果要求正

確，也是不可少的。——這種研究歷史事實的間接方法，從前的歷史學者並不是毫不知道去用的，不過從前的歷史學家不專力於此，而好為主觀之論，都不免自由去取，故意指些因果是非，以爲世鑑戒。中國從前的史學家便是這種用意，所以往往名編年史爲鑑書，而且有名爲資治通鑑，特別爲少數人看的。這種具主觀的歷史學家亦如從前的社會科學家，多好爲理論以求立說，而往往忽略了事實。我們現在接看來譚譚社會科學的意義與其經過。

說到社會科學這個名詞，我們該當先問他是單數或是多數？(La science sociale ou les sciences sociales)是指的許多分立的社會科學；或是一個總論的社會科學？是將人類各項社會生活分開來研究的嗎，或是將所有社會事情合起來研究的？多數的，分立的，個別研究的社會科學，可以說是自十八世紀以來便已有了。單數的，總論的，全體合觀的社會科學，可以說是自孔德以來纔有的。本來社會這個字的意義很是明瞭。凡爲人類社會所發生的現象，——就是說除了個人生

理的現象，——都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資料。對於發生在社會上的具體的研究都可以分類成科。因此言語有言語學，風俗有風俗學，經濟生活有經濟學，政治生活有政治學等。看起來都覺得是很合乎情理的。不過孔德，他另有一個看法，而而他以人類社會的各種生活複雜異常，交相綜錯，不能嚴格的分別何種是經濟生活，何種是政治生活。他們彼此都是有密切關係的。因此他不主張分開來研究：他以爲這分開立論是說不通的。並且一方面他以爲社會科學的目的既在尋求社會進化的公律。則必須將所有社會事件合起來，人類活動與普通歷史打成一片，然後方纔能夠在總體上抽出一個總公律來。因此他認爲前此的分別研究大有合起來的必要，因此他主張只要一個社會科學。這個單數的社會科學，研究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孔德起初叫他作社會物理學 (Physique sociale)，後又改名爲社會學 (Sociologie) 孔德分社會學的研究爲兩種：社會靜學 (Statique sociale) 與社會動學 (Dynamique sociale)。社會靜學研究社會行爲在空間內的關係，——就是研究一

時社會事情的連帶關係，而暫不問他歷史的變化，就是研究社會各種現象的統一（*unité*）與社會各種建設——如家庭政府等——的作用。社會動學研究社會行為在時間上的關係，就是研究人類社會在歷史上繼續的活動，就是尋求社會的進化（*Progrès*）與他的公律。因此在這方面看來，孔德便直稱他創立的社會學爲歷史哲學（見實證哲學講義五卷五十二頁）。

孔德的這種社會科學——單數的總論的全體合觀的社會科學——當然不免過於哲學的理論的一點。孔德雖常常在說注重人類全體的歷史事實，但是他很早的便就幾件比較明顯的事實把社會文化的公律定下了。這豈算是科學家的態度！不過從前的社會科學——多數的分立的個別立論的——又何嘗真有科學家的態度。從前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法律學都是偏于理論的，爲實用起見的。在十八世紀以前普通稱社會科學爲政治科學（*sciences politiques*），其目的專在應用。所謂治人之術，是毫無客觀和非功利研究的意思。就是十八世紀的經濟學，也偏于理論